

整年诗ZEN1ANS,2022 By uqinzen乌青

2022诗

诗 我理解到它超出我的理解 包含 1/它超出我理解 2/我理解1 3/虽然我理解1,但它超出我的理解 所以我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诗 4/这就是2022诗

报死机

今天我想写一个小说 叫[报死机] 说的是李滑铁在一个二手市集上 无意中看到一个叫报死机的东西 像个小U盘 但光溜溜的没有任何按键 也没有任何显示信息 卖家搞得有点神秘 说这东西来历不明 每天它会说一句话: 你特么肯定会死的 就这么一句话 每天只说一遍 但具体时间并不固定 似乎是随机的 但反正一天中总会 突然来这么一句: 你特么肯定会死的 \\

这显然是一句废话

也可以说是一句诅咒 但李滑铁觉得好玩 一问价:444块 他买下了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当时他跟朋友们说 朋友们也都觉得有意思 但谁也没有听到过报死机说话 因为它报死的时间不确定

除非运气特别好

或者跟着李滑铁一整天

否则听到的概率是1/86400

有人觉得李滑铁是在开玩笑

只有李滑铁自己知道

这是什么感觉

他说刚开始他经常被那突如其来的声音给吓一跳

由于没有开关他一度想把它扔掉

又觉得四百多块钱可惜

就塞到了装棉服的箱子里

箱子在储藏间

差点就忘了

但是有一天又莫名其妙的想起来了

又把它找了出来

后来渐渐就喜欢上了这个

报死机

喜欢听它的每日报死

甚至离不开了

每天必须听了才能安心

很多时候它是半夜报死

李滑铁也只能等着它

等到它说了那句:

你特么肯定会死的

之后才能安心入睡

\\

有一天

李滑铁等了个通宵

报死机没有报死

这可把李滑铁急坏了

我干,报死机不会死机了吧

又过了两天

报死机都没有任何动静

确实是坏了

可能是没电了?

可是这玩意根本不知道怎么换电池啊

也不知道上哪儿修

这几天没有报死机的报死

李滑铁完全没睡觉

特别难受

简直想死 他拿着报死机去找了一些修钟表的 修电脑的修电器的 都说没见过这种东西不会修 \\ 你特么肯定会死的 李滑铁脑海中回荡着报死机的声音 缓缓的他感到这一刻来了 自己终于要死了

这不是一首诗

任何一首诗都可以是一首诗 你了

诗的孩子

当我写诗的时候 我意识到另一些人 也在写诗 皆以为各写各的 然而东兔西乌 在诗的眼中 我们都是 诗的孩子

像尘埃般

对与错 像尘埃般存在 好与坏 像尘埃般存在 你和我 像尘埃般存在 或不存在

爱死神

我16岁那年 爱上了死神 她说她会冷酷无情的 带走所有不想死的人 温柔的慰藉 每个想死的人

第二天

两个自杀的人

在天台 一个自杀的人 遇到另一个自杀的人 两个自杀的人 一个哭 一个笑 笑的对哭的说 第一次吧?

写清楚

如何把一首诗写清楚我想只能多写一遍的写越写到一个字:诗

想要什么就写出来

在一首诗里 诗人想要什么就写什么 比如我想要一座山 就写: 一座山 想要很多金子 就写:很多金子

现在

山有了 金子也有了 这很容易 难的是 诗从哪里来

良心诗

向日葵种子

视频中

一个乌克兰女人走到街上 质问一个荷枪实弹的俄罗斯士兵 你是谁?你特么在这里干什么? 士兵让她走开,并警告她 不要让事态恶化 还怎么恶化?她说 如果你们已经占领了这里 然后她递给士兵一把种子 她说,给你们这些向日葵种子 放在口袋里 这样如果你们倒下 尸体上就会长出向日葵

铁链诗

铁链诗//贰

看得见的铁链 套在她的脖子上 看不见的铁链 套在我们的脖子上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铁链 让我们无法解开对方的铁链

铁链诗//叁

这条铁链很长 很长很长非常长 我们只看见这一头 套着一个女人 谁知道 那一头 套着什么

战伤

战场上
一个士兵问我
你为何如此忧伤
我看见了很多人
什么人
死人
在哪儿
到处都是
胡说八道——为什么我没有看见
有的死人会说话
说什么

隔离

在这栋楼的后面是一栋烂尾楼一栋30多层的烂尾楼那是我唯一想去的地方

成都之春2022

盖着冬天的被子 半夜热醒 把腿脚伸出去 又有点冷 下午去星巴克 里面空调开得太冷 外面又太热 反复进进出出 远方的俄乌战争 看得我眼睛痛

写作让我睡个好觉

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写作解决 写作让我睡个好觉 在梦里写作 或醒来再写

一颗开口的糖炒板栗

有人把它剥开 把里面的板栗仁吃了 另一个人在半夜想起它 不是作为一种食物 仅仅作为一颗开口的糖炒板栗 在有人吃掉它之前

灾难敏感者

远方一场灾难 132人从天坠落 灾难敏感者 浑身无力

跳楼视频

今年看到的跳楼视频 比我过去四十多年看过的 加起来高度 各种角度 各种户有有数是 分有效接 只有旁角的以间和可以息 球熟集大的以下体 被熟练成成 送去做化肥

19点

19点 看起来 离死亡很近 在此之前 在此之后 不敢去想

女主能幸福多久

电影的结尾 女主在海边开了家小店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惜幸福没有长久 续集上映 一开场她就死了 我在想 如果不拍续集 或者再多等几年上映 那女主是不是可以多幸福几年

梦的终点

半夜的哭泣声

半夜的哭泣声 不知从何处传来 好似女人的 又好像孩子的 或许是我自己的

找生产日期

有一种游戏叫 找生产日期 有些东西的生产日期 非常难找 它很醒目的告诉你 保质期多长时间 然后让你自己找 生产日期 可是有些包装的生产日期 真是太难找了 这就像一种游戏 很多人放弃了 但我一定要找到它

命运2022

一个游走的算命先生 走过去 遇见另一个游走的算命先生 走过来 两人插肩而过

无望湖

无望湖是乌青 写于2022年4月 上海封城之际 的一首诗 全诗没有写到湖 令人感到无望

404之声

喂,你听到了吗

我的朋友

你听到四月之声了吗

没听到吗

你说什么

我听不到

喂

我说的是四月...

对

你听到了吗

我能听到

对对对

我也听到了

牛吃草的声音

放牛的孩子

对我说

他喜欢听

牛吃草的声音

问我要不要一起听

好啊,于是我们坐在草地上

一起听

牛吃草的声音

听了一整天

现在还想听

瘸子走向水果摊

他一瘸一拐地 走向水果摊 在摊前看了一会儿 又一瘸一拐地

guozi

一个果子 从树上摘下来 漂洋过海送到了遥远的 某个人起这个果子 削掉果子 削掉是了人 那个人 动方 果皮 说统子人 和向远被丢在一种 表面 表面 来自外太空

会走的垃圾袋

有一天我的垃圾袋 自己会走了 它装满垃圾 自己就跑去了垃圾场 我跟在后面 追着它 像一个被垃圾袋遗弃的垃圾

问题2022

每天出现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大有就相还你是还没能的无法了,一个有的,是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就会不好,我们就会不好,我们就会不好,我们就会不会,我们就会不会,我们就会不会。

端午2022

上哪端呢 到了中午 闷热有霾 她心情不好

我的老

当我躺下来 感受我的老 一首诗闪现 无法写出来

情绪云

外卖小哥 飞驰在路上 下一秒 横尸街头 救护车迟迟不来 他的灵魂等不及了 飞驰而去 给自己送一份死讯 我呢,不知道在等什么

活的

他们迫不及待把老人 装进黄色的裹尸袋 殡仪馆来装车 工作人员拉开拉链 叫道:活的 然后呢 然后他们把拉链 又拉上了

三个城管走进一家饭馆

我看见三个城管走在路上 走得悠哉悠哉 像三个骄傲的将军 趾高气昂大腹便便 路两旁的小摊贩纷纷躲闪 其中一个时不时冲摊贩喊两句 哎,注意点儿... 我跟在他们后面 走了一截,他们站住 互相嘀咕了几句 又继续往前走 走到路尽头的一家中型饭馆 他们一拐走向饭馆大门 饭馆门口路边摆了不少桌子 吃饭的人和服务员似乎都有所警惕 他们瞥了瞥,径直走进饭馆 几个服务员瞬间停住了手中的活

老板也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三个城管找了张桌坐下 拿起桌子上的菜单 我不知道后续怎么样 三个城管走进一家饭馆 也许只是来吃饭 毕竟城管也是要吃饭的

坏人一定会被打死吗

我看不会 坏人会死几个 好人也会死掉几个 最后 他们将共存 在这部电影里

男幽女默

很显然他的幽默 已经幽不动她的默 不知是太难过 还是太冷漠 总之最后是男幽女默

一种爱

有一种爱 我说不清 它很重要 但我写出来

好人与坏人

好人多的时候 坏人很爽 但你知道吗 当坏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做好人其实很也挺爽的

雨开始下

一只鹰

关于鹰

在夏天 一杯咖啡 想起鹰 又忘掉鹰

另一只鹰

一只鹰 他说 并没有人听见 听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只畴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他没有真的说 只是在心里说了一句 随后 也去了面的 他去子

都要花时间

洗碗需要花时间 叠衣服也要花时间 我在洗碗 你在叠衣服

光天化日

没有人 没有事

马儿的告别

再见,马儿 你跑得真快啊 刚说完再见 就已经远去 远到不能 说第二次再见

洗碗艺术家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洗碗 除了洗碗艺术家 洗碗艺术家 不是因为他洗碗洗得好 而是因为他 发自内心的 真的 喜欢洗碗

洗碗往事

不是关于洗碗的往事 而是洗碗时想起的往事 洗碗往事足以写个长篇 追忆似洗碗水年华

祝福

我希望你幸福 但我也知道 我不可能让你幸福 谁也不可能想让谁幸福就幸福是吧 连上帝也做不到 所以这只是一句祝福的话 我甚至都没有说出来 只是在心里想了想

空白

是不是世上的每一个湖都有人淹死如果哪个湖没有它一定很美我想去填补那个空白

oldyoutiao

老油条
old youtiao
当一根油条老了
说实话我根本就分不出年轻的油条和老油条
买油条的时候
老板也没有告诉我
这根油条是年轻的
还是老的

一只袜子

一只袜子 在天上 另一只在哪 不知道 这只袜子只能一直待在天上

一起吃西瓜

一起吃西瓜 个个吃撑了 想起从前 也是这样

一个中国诗人去做核酸

一个中国诗人 去做核酸 所有的中国诗人 都要做核酸 他们张大嘴巴 连一声 "啊——" 都发不出来

习以为常

想起一个成语:

习以为常

当下

有种怪怪的感觉

习

以

为

常

如果你也觉得怪怪的 说明你还不够习以为常

小镇往事

嘿~~

那个卖豆花的女人 她就住在东大街的某个巷子 嘿~~ 你知道那个卖肚脐饼的男人吗 那个卖肚脐饼的男人 他就住在南大街的某个巷子 嘿~~ 你知道那个卖生煎的女人吗 那个卖生煎的女人 她就住在西大街的某个巷子

你知道那个卖豆花的女人吗

你知道那个卖糕头的男人吗 那个卖糕头的男人 他就住在北大街的某个巷子

杀鱼记

嘿~~

西元2022年10月19日 此生第一次杀鱼 误买了两条活鱼 犹豫月刻 提刀杀之 杀鱼的人许许多多 可有几人 记下 第一次杀鱼的 日子

早睡早起

夜深了 有的朋友已经睡了 有的朋友还没睡 我要去睡了 对于已经睡着的朋友 我还醒着 对于还没睡的朋友 我已经睡了

不要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

注意

是

不要 要 而不是 要不要

阳光带来的幸福

太阳照到墙角的时候 一群孩子站在墙角 晒太阳 阳光带来的幸福 持续了三十年 或三十亿年

怀揣白纸

风吹风

我的吹风机 放在阳台上

被风吹走了 它在天上吹风

地震与核酸

地震啦!

大喇叭喊道:

地震啦!地震啦!

大家快下来做核酸!

快下来做核酸!

X是个SB

X有很多解释 SB也有很多解释 但是没必要解释 X就是一个大SB

没写

像一个杀手 去杀人 到了没杀 一个诗 也时常如此

养锅

当我很认真的说 我在养锅 别人就笑 养锅有什么好笑的 你们不做饭吗

此处蚊子很多

理解2

人和人 如何理解 正常人无法理解疯子 可疯子就是正常人变的 就在一瞬间 就再也无法理解自己了

雨天回到住处的感觉

仿佛核爆炸之后 回到家 坐下来 煮杯咖啡 等待人类毁灭

欲火焚身

一我一我然我另我第男同我但似个欲个欲后欲一欲五人时欲他人女人女人,你有人时欲他们人女人焚一女女女节女 的印度人身 人身 人身声遥说身份,

小事+大事

a 我喝了一杯咖啡 吃了一块巧克力 然后去洗杯子 然后接了一杯水 然后回到座位 取出一片泡腾片 放进杯子里 水立刻泡腾起来

b

导弹落在了公园里 一个正在跑步的人 被冲击波掩盖

C

我并没有什么好心情 但我吃了很多

饼干

d

正在开会的人

面沉如泥

再大的权力

只是人类的权力

历史

就像贝尔不等式

不成立

е

感受身体

感受死亡

感受时间

349天后

记得claim

桥上的人

桥上的人 已经不在桥上 但是桥上的人啊 在我的脑海中 他一直站在桥上

只有他一个人 是桥上的人

低电量 📳

还剩20%的时候 它弹出一个提升 我的反应 不是去充电 而是 赶紧打开uqn 写一首诗

1101

整年诗ZEN1ANS,2022 By uqinzen乌青

Wuqing.org